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四十五回 圖富貴弄假為真

詩曰：年少英雄大丈夫，良緣中折負歡娛。玉樓鎖月虛弦管，金屋藏春想畫圖。

守義連城能返璧，神傷合浦未還珠。一朝忽慰雲霓望，奏請君王降敕符。

海上風光異帝京，孟冬天氣似初春。寒花尚著疏疏雨，落霞還遮淡淡陰。日暮隔窗聞鳥語，夜長欹枕聽潮聲。佳時莫贅昇平象，妙筆仍翻幻化文。七字包含多少事，一篇周折萬千情。才如笑自吟香態，又轉興風作浪聲。好似琵琶傳曲調，再同琴瑟鼓和鳴。慢來薄霧飄銀漢，急處飛流下碧嶺。閒緒閒心都寫入，自觀自得遂編成。詞登十一首收句，時值清明且續音。今日之期交廿六，又不知，此朝起手哪朝成。上回談到明堂相，欽點名場作文。這段慢言居貢院，要提孟府太夫人。

話說孟府中初六日早晨，就有了放主考的名單觀看。孟夫人知得鄺明堂進場去，心內又驚又喜。驚的是骨肉才逢，又遭隔絕。喜的是女兒貴顯，復納門生。

耐心只等出場期，母女相逢再敘離。自此寬懷無所慮，病魔漸漸脫身軀。誰知飛鳳懷將孕，嘔吐經朝食不宜。一則重身胎氣動，二來婦職費心機。自從韓氏夫人病，熬藥煎湯日不離。竭力侍姑辛苦盡，倒累得，精神恍惚損冰肌。孟家太太憐兒媳，就叫她，在室調和自己軀。早晚請安俱撇卻，饑寒看視也無須。嘉齡喜不為房考，得有閒半日餘。飛鳳病時他料理，或煎湯藥或陪醫。夫人少了賢良媳，只覺得，女婢趨承總欠宜。不是粗心傾碗碟，就行躲懶出房扉。龍圖又沒工夫管，家下紛紛欠整齊。大小丫鬟和僕婦，猶如那，出籠飛鳥脫鉤魚。偷飲食，竊東西，尋起來時就失遺。韓氏夫人難管理，一生嗔怒就忘饑。心思欲接蘇娘子，暫把家庭托與伊。她若肯來權數日，官衙事務可調驅。正然要遣人相說，恰遇那，忠孝王爺問起居。

話說王爺府中得知孟夫人疾病難痊，是常遣家丁探望的。初九那天，劉郡主又差潘良走候，也回來說越發厲害了。門上人都道：初五這日太夫人發起暈來，合家已經慟哭，險些叫喚不醒。後來虧一碗煎薑湯下去，才救了性命。忠孝王才曉得這個信息，初十日早膳後，就到孟府中來。

遙臨孟府問門官，太太如今是怎般？初五人來言發量，這幾時，叫誰方子請誰看？門公細稟昏迷事，前者曾邀鄺相觀。近日不言服官藥，只在那，房中調理避風寒。王爺遂入儀門內，早見龍圖接上前。略敘寒溫三二句，相同便進內堂間。侍兒當下門簾捲，千歲慟慟就正冠。只見夫人床上坐，形容猶似未觀見。眉頭頗不深交鎖，面色偏如半帶歡。一盼來時先欠體，說了聲，又勞賢婿我何安？王爺趨近床沿畔，垂袖慌忙致數言。

啊，岳母大人好些？小婿家人都叫問候。

久疏探望不安寧，昨日我聞發過昏。小婿凜凜驚欲絕，一宵無睡早晨臨。未知到此如何樣，鄺老師，親筆煎方靈不靈？韓氏夫人含笑，笑言多謝你關情。明堂鄺相來觀看，藥頗投時病頗輕。連次差人前去請，偏偏他已上衙門。兩朝挨過欠調理，到午之期就發昏。孟相接言真嚇死，合家早備舉哀聲。幸虧一盞薑湯下，方始悠悠又復生。近日尚吞他的藥，十分得力病除身。王爺舉手稱恭喜，岳母的，貴體平安就可欣。言訖即於床畔坐，含歡又問孟夫人：聞知鄺相來觀脈，岳母當時見未曾？態度容顏和舉止，看他可像貴千金？夫人笑言真奇絕，竟是相同畫上形。為此妾身思起女，一時發暈在床衾。東平千歲慌忙問，鄺老師，看見昏時怎樣雲？孟相接聲迴避了，請他坐在外間廳。王爺見說長呼氣，提起相思輾轉情。皺皺眉頭低了首，道言何日得佳音？夫人委實心難忍，巴不得，要把真情告婿聞。無奈女兒叮囑下，含容勉強不言明。於旁遂向王爺道：我意欲，相接蘇家娘子臨。兒婦他們隨侍病，去年辛苦到如今。又兼嘔吐懷身孕，累得她，日不安來夜不寧。今亦在房調理體，醫官看視未能輕。椿身雖則將痊可，怎奈那，一著風寒就復寢。我也病來他也病，家中沒個主張人。因思欲接蘇娘子，到此權權各件情。自己支持如可以，那時相送轉尊門。王爺見說就依命，小婿回家同彼雲。言訖便讓房內婦，請安問候少夫人。須與侍講嘉齡出，見禮慟慟謝一聲。千歲稍停茶後起，拜辭岳母岳翁行。龍圖父子同相送，忠孝王，坐上朱輪返府門。

話說忠孝王回到府中，就將孟夫人病體稍好等言告與合家知道。又把相接之故，向蘇娘子述知。

寶氏聞言意緒忙，匆匆就要備行裝。多嬌郡主含歡道，蘇奶奶，明日奴家共你行。許久只差人走候，也該獨自探乾娘。蘇家娘子慟慟應，喜動東平忠孝王。接口便稱言得是，至親同往正應當。於是寶氏忙收拾，棉袂衣裳疊個箱。獨自單身多省便，又有那，丫鬟瑞柳側邊幫。一宵夜晚都休表，早是雞鳴動曙光。

話說次日早晨蘇娘子梳頭已畢，就將一切所管之事，交代於王妃座前。又把銀錢帳目件件寫算明白。王妃歎口氣道：咳！親母在時，諸凡不勞我照料。親母去時，猶如失了妾身一臂。

娘子聞言淚下來，太妃不捨也傷懷。相陪吃了清晨膳，方始傳言把轎排。節孝夫人穿了服，珠圍翠繞上堂來。只跟三嫂和雙妹，拜別翁姑就下階。寶氏後邊隨瑞柳，齊齊款步出宮台。蘇家娘子乘雙軸，郡主多嬌坐八抬。乳母江媽諸婢等，四人分作兩車開。滔滔直至龍圖府，門上如飛報內階。老少夫人難出接，孟丞相，自家迎入後堂來。

話說孟丞相接入內堂，劉郡主遂先見了繼母，又到張氏房內，問候乾娘。正欲遣人請安，飛鳳少夫人已扶病出來相見。

玉■無聲淡淡妝，一枝銀釵鬢雲旁。眉黛不掃脂不點，上前禮就叫姑娘。多嬌郡主忙回禮，問了聲，嫂嫂今朝可略康？飛鳳答言還未好，總是那，三餐粥飯不思嘗。若然勉強吞下腹，半刻無消就吐將。郡主皺眉稱怎好，還該珍重在蘭房。於是大眾齊齊坐，韓氏夫人喜氣揚。便叫丫鬟和僕婦，快些收拾內間房。蘇家娘子攜來物，傳諭相搬在那廂。一命下時人去辦，座前女婢熱茶湯。

話說獻茶已畢，劉郡主因孟府夫人等都在病房，不便久坐，又要母嫂費心，遂立起來欲待告辭回府。孟太太就一把扯住道：呀，郡主，為什麼要緊？再請吃了點心回府。

郡主聞聽不敢違，依然坐下笑相陪。夫人病起無嗔怒，看了那，郡主溫柔也展眉。說說談談排上點，侍兒復又遞茶杯。匆匆日落天將暮，劉郡主，拜別乾娘繼父行。孟府夫人連致謝，連聲勞重女娥眉。又辭飛鳳兼蘇母，萬福慟慟雙袖垂。章氏便同娘子送，多嬌坐轎出簾來。江媽等眾相跟著，後擁前呼一徑歸。

話說劉燕玉去後，眾人同入內房。夫人向飛鳳道：媳婦，你到房中去罷，我總有蘇娘子在此相陪。少夫人告退出去。這孟太太見了寶氏就像知己一般，心裡的那件認親事體，猶如塞在咽喉中，吞不下，咽不落，只要說出來方好。

忍耐多時不敢雲，欲言又止幾沉吟。回思愛女須叮囑，消息休通皇甫門。如若述知蘇奶奶，必然回去漏風聲。麗君埋怨猶還可，倒只怕，帶累嬌兒得罪名。到底事情機密好，休教說破費調停。夫人想罷含糊說，就與那，娘子從容別敘情。家事般般交得了，喚齊內外眾人們。如其不服她拘管，捆打黃荊決不輕。一命下時連應諾，蘇奶奶，又為孟府掌家人。丫頭僕婦聽差遣，什物銀錢任主分。前後調停三四日，竟如堂上有夫人。侍兒瑞柳相隨在，同伴之中也合情。不請香燭和紙馬，月光之下拜為盟。年長作姊輕為妹，笑笑談談聚一群。十五那天亭午後，夫人與，蘇家娘子坐房門。講些世間新聞事，說句年來久病情。寶氏淒然吁口氣，千金也好轉家門。雖然腹內文才廣，普天下，女子為官有幾人？太太聽言心暗喜，那件事，收藏不住要開聲。眼觀瑞柳旁邊立，假意慟慟啟口雲。

啊，瑞柳，你到外過去坐坐罷。

丫鬟答應暗疑猜，只得低頭走避開。韓氏夫人言帶笑，就呼娘子床邊來。

咳，蘇娘子呀！我們的小姐有了信息哩。你說怎麼，她就是當朝保和殿大學士鄺君玉呀！哪，待我訴你知道。

夫人言訖面含歡，唧唧噥噥耳畔談。說到十分高興處，聲音漸漸響於前。時間喜殺蘇娘子，合掌當胸叫謝天。

阿唷，謝天謝地，我小姐有了喜信了！

可奇可敬我千金，如此才華如此能。嬌寡身軀還遠避，裙釵弱質且能文。三元及第真稀見，一品當朝實異聞。只道尚然無喜信，誰知早已有佳音。夫人何故今朝說，教妾身，心內憂愁又幾辰。

啊唷，夫人呵，恭喜，這真正是相府的洪福齊天。

為何暗認不言明，又放千金小姐還？忠孝王爺如此守，也該把，這樁喜信向他傳。王封花詔王妃位，怎不去，受享榮華富貴天？韓氏夫人搖手笑，她竟要，一生一世做朝官。言完連述明堂語，娘子還稱果是難。到底姻緣須了結，那時主意怎生安？

咳，太太呀！不是妾身見錢為心，竟把現成的富貴讓與他們？

劉家郡王好威風，鶴補龍裙受詔封。手下之人多有勢，就是那，姓江乳母愈加凶。妾身常被她欺壓，也只好，忍氣吞聲不與爭。若有我家賢小姐，江媽怎敢獨稱雄。夫人難任千金意，少不得，這段良緣要合同。韓氏點頭言道是，說明一事且從容。

蘇娘子呀，我今朝告訴於你，卻不要走漏風聲。忠孝王如若聞知，一定要當朝啟奏。

君王豈肯便寬饒？你如走漏真消息，還只怕，帶累千金性命拋。須緊口來休吐露，小姐是，叮嚀囑咐萬千遭。於是娘子稱知道，暗暗傷心痛淚交。

咳！映雪癡兒啊，你是不能復生的了！

千金逃去又相逢，女扮男裝步玉階。惟有癡兒真苦命，昆明池內喪泉台。無實據，少屍骸，又沒回生信息來。荷感東平千歲好，碧鸞宮裡立靈牌。嬌兒如若還能活，這一個，義烈夫人也貴哉。娘子一悲兼又喜，悲傷映雪女裙釵。孟家太太言明瞭，才把那，心事般般放下懷。慢表夫人私洩露，且談瑞柳暗疑猜。

話說瑞柳被孟夫人遣出，心內暗暗猜疑。靠在那廊下的朱漆柱旁，竊聽裡邊說話。只聞得蘇奶奶叫了一聲謝天謝地，以下的聲音就低了，聽不出是何言語。少停將及上燈時候，夫人吩咐出來道：下人先吃了飯，再侍候上邊便了。只見一個十五歲的丫鬟文杏走來，笑嘻嘻道：三妹子，我與細梅大姊姊眾家妹妹作東，鬥幾個錢兒公請你。湊巧得緊，太夫人又叫我們先吃飯，來罷，去喝一鍾兒。

相隨文杏一齊行。掀簾起人廂房內，眾婢合歡盡起迎。說是做東相請你，三杯水酒表微心。細梅滿面春風道，待我來，學學夫人太太們。言訖執壺斟了酒，轉身走到下邊橫。妝嫁婢，美娉婷，萬福懇懇請一聲。瑞柳連連呼大姐，端然回禮面含春。合班謙遜多完畢，一眾相將坐定身。炒肉煎魚雙色擺，饅頭扁食兩般呈。更兼新樣乾鮮果，一大盤中疊幾層。小小新杯烏木筋，半燃紅燭照窗櫺。細梅抓果忙相遜，然後才來自舉樽。賣俏半伸長指甲，妝咬低吐小聲音。笑呼在席諸家妹，都要同心莫二心。背井離鄉隨主出，可憐舉目少親人。如今拜過盟之後，只當同胞共母親。就是後來婚嫁了，相逢也有一門親。眾人立起齊齊應，大姊良言妹子聽。道罷執壺重注酒，談談笑笑十分欣。丫鬟瑞柳思量起，拿著杯兒啟口雲：

姊姊妹妹呀，我有句話兒相問。

下午之時日影偏，奴於太太上房間。夫人似欲言何語，叫我消停坐外邊。後在廊簷之下立，聞得那，蘇家奶奶謝皇天。

啊，大姐姐，二姊姊，四妹子，那時候三位是在房的，不知太夫人說何言語？細梅文杏與鳴琴，聞得其言不做聲。瑞柳看來非小事，越加盤問要分明。連呼姐妹休瞞隱，與你們，月下曾經拜過盟。這句話兒還要味，算什麼，同胞共母比親人。望祈告訴奴知道，也是相關一片情。細梅鳴琴忙跳起，亂稱不錯兩三聲。

啊唷，不錯呀，不錯呀，既然拜了姊妹，就是自家人，有什麼告訴不得？若然這樣起疑，我們是豬狗畜生不如的了。

待我今朝告訴你，望祈姊妹莫傳揚。你如走漏風聲出，帶累鳴琴受禍殃。瑞柳連稱奴不說，快些明道總無妨。鳴琴又作沉吟狀，弄得個，王府丫鬟著了忙。

啊唷，好妹妹，你告訴了我，我再不傳揚的。如若帶累你淘氣，死去必在刀山上。

鳴琴見說更茫然，三姊如何出此言？我若今朝瞞了你，死時也去上刀山。鳴琴道罷從頭訴，文杏細梅亦添言。數載情由都表出，直講到，認親以後事多端。三人走漏真消息，喜壞了，王府之中一女鬟。

話說瑞柳聽了這個信息，心內歡喜得不知怎麼樣方好。暗暗叫道：江三嫂啊江三嫂，你個對頭來了。

孟家小姐竟為官，女扮男裝掌相權。初五認親俱已過，如今還未轉家門。同盟姊妹分明說，好叫我，喜地歡天樂萬千。

啊唷，好呀！我也顧不得死上刀山了。

只說親身廊下聽，孟家姊妹告知聞。這般諒亦無妨礙，累不著，文杏細梅一眾人。催促蘇家娘子轉，我就可，回歸王府報新聞。

啊唷，江媽呀！你等著罷，我們的蘇奶奶也有勢頭了！

孟府千金做正妃，蘇家奶奶有威儀。誰人怕甚江三嫂，管叫你，金雀夫人也服低。真謝天來真謝地，保佑得，孟門小姐未流離。休息慢，莫遲疑，快快回家報捷旗。瑞柳暗思心快活，一邊飲酒笑微微。食炒肉，吃煎魚，完畢方才立起軀。奴婢紛紛都散了，於時瑞柳亂心機。滿懷要報新聞事，恨不得，腳會騰雲體會飛。時刻煩於蘇奶奶，說道是，春三二月暖風吹。身穿夾服還嫌熱，我要去，自己衙中取件衣。娘子言道何性急，就與那，眾人相借暫披披。夫人身體將輕可，少不得，同我回家還了伊。瑞柳丫鬟無法說，耐心只得且安居。慢將女婢情由講，且把夫人事件提。

話說孟夫人內牽掛女兒，欲遣人到梁府問信。自制了二色精潔菜蔬，二色新鮮點心，叫了一名知規識矩的僕婦耿三娘道：你換了衣服，叫你男人同著到梁相爺府中去。到那邊見了鄺太太，問問鄺大人場中安好。你說主母蒙大人看了病，真正感激不盡，心裡也過意不去，特備了四樣菜蔬點心孝敬鄺大人的。務必要求收下。耿三娘奉了命，就打扮得俏俏麗麗，同了丈夫耿三，坐了一輛轎車，用幾個猛力的人，竟向梁府而來。

門官報人弄簾庭，梁氏夫人正踏青。相同柔娘和德姐，春園散步繞花陰。聽得待女前來報，拂翠穿紅就轉身。靜鶴小鸞隨在後，香風飄動碧羅裙。心轉輾，意沉吟，猶恐相逢是熟人。一到蘭堂傳進見，三娘押禮進朱門。繡簾一揭抬頭看，畫棟雕樑富貴春。伺候女鬟推擁進，東半邊，沉香榻上坐夫人。紅衫上罩天青襖，碧色羅裙八幅輕。翠黛雙蛾眉似柳，風流豔麗更輕盈。眼見入內微抬體，好一位，相國衙中命婦尊。耿姓三娘偷看罷，倒不覺，心中暗暗說奇聞。

啊呀，希奇呀！這位鄺太太，怎麼竟與蘇姑娘一般面貌？

三娘心內暗思量，只得低頭拜在堂。鄺相夫人垂手挽，鸞綃微露玉尖長。孟家僕婦真和氣，就把那，禮物排開道細詳。稟上寒溫多少語，問了聲，大人貢院可安康？素華亦識三娘面，假意合歡下榻床。

咳！怎麼又要太夫人費心？我這裡還沒有什麼孝敬哩。

多感夫人一片心，今朝勞動大娘臨。老爺場中平安者，昨日曾經問一巡。言訖呼人收了禮，慇懃款款問寒溫。消停便叫丫鬟等，陪到廂房用點心。使力賞封多預備，佳看細點盡留存。三娘茶後相辭別，接了賞封謝了恩。梁氏素華邊囑咐，請安謝謝太夫人。於時僕婦登車走，回到龍圖孟府門。

話說耿三娘送禮而回，便進房中覆命。那些在家的丫鬟僕婦及瑞柳等，一齊跟進來，亂哄哄問道：耿三嫂耿三嫂，你看見鄺太太怎麼個模樣兒？少夫人也在房內，遂道：呀，耿三娘，你到哪裡去？這僕婦笑嘻嘻說：太夫人差往鄺大人那邊送禮來。少夫人不知麼？言訖就將所賞的銀封與主母過目，又轉致了謝謝請安。

方才含笑道端詳，還有蹊蹺事一樁。麗相是吾賢小姐，那夫人，容顏竟像映姑娘。天青襖罩紅衫子，水碧羅裙拂地長。眉目面龐無二樣，只不過，新添福相更端莊。夫人見說驚還喜，立刻言來意氣揚。

啊耿家，果然麼？那鄺夫人竟與蘇姑娘一般的面貌，如此說來，莫非落水時已被梁家救去，所以尋不見蹤跡屍骸？

據此觀來必是她，因而我，癡兒安穩贅梁門。不然怎樣能瞞住，用什麼，巧語花言哄女娃？一定二人私認了，假裝夫婦騙梁家。

啊唷，不錯呀！蘇娘子啊，梁小姐必是映姑娘了。

可笑癡兒要做官，只推說破萬千難。映姑遇著俱瞞下，我倒要，場後邀來問一番。如是內中真若此，說什麼，相門小姐不為偏。況存義烈夫人位，映雪也，得以做婦在碧鸞。這等事情真湊巧，豈是分折不週全？夫人說得多高興，猛地回頭變了顏。只見丫鬟名瑞柳，也在那，緗梅文杏一班間。

話說孟夫人正言之際，忽看見瑞柳在眾人間立著，笑嘻嘻地側耳細聽，一時面色改變，頓口無言。那蘇奶奶聽了這些說話，把千斛的愁化作三分的喜，又有些指望來了。

只等千金出了場，那時便可問端詳。若能映雪重逢面，真正要，磕頭燒香報上蒼。娘子心中生指望，夫人意內帶驚惶。只惟瑞柳心歡喜，又得新聞事一樁。滿面添花堆著笑，洋洋得意自誇張。啊唷好呀，虧我虔誠一片心，告天告地告神明。保佑得，孟家小姐無流落。保佑得，義烈夫人又復生。回去報知雙喜事，管叫三嫂失其魂。於是瑞柳心中樂，巴不得，回轉東平王府門。住表龍圖家內事，且說那，四方尋察孟千金。

話說朝廷的上諭頒發到各省察訪麗君，那近地的官員已回奏沒有。湖廣省城於正月十一日接讀聖旨，要查訪一位千歲夫人。這還了得！自督撫布按道府州縣以下，都是大張的告示，遍貼諸城。上雲：收留送到，御賜宮緞二十端，黃金十二錠。知風報信，官給白銀一百兩。

上諭飛來不等閒，荊襄一省遍相傳。各州各縣哄哄說，諸市諸城碌碌喧。三五成群觀告示，萬千塞道論奇端。有幾個，捕風捉影沿街覓；有幾個，躑躅矩堂逐戶瞻。妄想癡心逢造化，造言生事賺銀錢。這番鬧亂荊襄地，引出個，雜貨行中堂店官。

話說武昌府江夏縣中，有個開雜貨店的龐福，娶妻王氏，夫婦兩個在三十一二的年紀，已生了二男二女。家下用著個挑水劈柴的伙計。當初父母在時，收留下一個義妹叫做路飄雲。這路飄雲是通城縣人氏。

父為秀士頗多才，常以詩書教女孩。這個飄雲知翰墨，倒也會，吟香弄粉寫幽懷。挑刺繡般般曉，容貌如花亦美哉。薄命紅顏偏不幸，爹娘相繼赴泉台。於歸龐氏親姑母，就把這，孤苦佳人過繼來。兩老夫妻亡故後，落在了，表兄手內更悲哀。

話說這路飄雲十四歲歸到龐家，今已十七，這姑娘自後就落在兄嫂手中受苦。那些毛氏的兒女，衣裳鞋襪都是她一人照管，還要替他看領幼小孩兒。

每對孤燈歎寂寥。父母雙亡親未定，表兄不是一同胞。芳心想到終身事，止不住，月下風前淚暗拋。雖則能詩無紙筆，也只好，自吟自詠不揮毫。於時告示諸城貼，龐福隨人亦去瞧。看得分明和細底，忽然間，一條妙計上眉梢。欣疊疊，喜滔滔，口不言來意自搖。

啊唷！大造化，好機會，我龐福的運氣來了。這告示上說有個雲南孟小姐，曾許配與皇甫公子。這個皇甫公子，不消說就是幾年前我們武昌府畫影圖形捉拿的欽犯了。只因皇甫門中遇難之後，皇上將他賜婚與國舅劉奎璧為妻，孟小姐不肯，帶了一個丫頭榮蘭，女扮男裝逃走出外。如今皇甫公子做了王爺，萬歲傳下聖旨來，要尋找千歲夫人。我想倒有個主意在此。

不如竟把妹飄雲，充了真身孟麗君。大料本人無處覓，故而如此緊迫尋。若將妹子當堂獻，我的這，富貴榮華頃刻臨。就是官員查細底，也只要，照依告示上邊雲。飄雲況且姿容美，怕什麼，孟府千金充不成。

啊唷，妙呀妙！這一來我就是收留送到的了，萬歲爺還要賞賜我二十端宮緞，十二錠黃金。如若妹子做了千歲夫人，那忠孝王怕沒有大大的謝禮。

真正龐家時運來，吃穿不盡得寬懷。那時我要稱員外，這一個，雜貨行兒再不開。龐福心中籌劃定，如飛趨步串長街。忙臨自己家門首，推進柴扉就亂挨。喘得急時跑得快，絆倒了，壽郎四歲一嬰孩。飄雲正坐斜陽下，手做銀姑姪女鞋。看見壽郎身跌倒，忙丟生活抱於懷。方才扶得娃娃住，毛氏房中跳起來。

啊唷跌著了！托人托了鬼，姑娘是竟不相干的。

連聲話啣出雙扉，跌壞吾兒我不依。說得飄雲紅了臉，秋波含淚把頭低。婦人奪過親生子，口內喃喃怒目覷。龐福心中無主見，就疼妹子說其妻。是吾絆倒方才跌，不要多言埋怨伊。當下言完齊入舍，這龐福，將情就向路娘言。

話說龐福走進屋內，就把告示上的詳細對妹子說了，又將自己的主意述與飄雲。

你若今朝肯去充，真正好處有無窮。官員如問從前事，照著那，告示情形說一重。應答言辭要快便，行為禮貌要從容。當堂看過無更變，就把你，送上皇都帝省中。

啊唷，妹子！你若見官後無人說破，那各縣的地方官，就要預備香車寶馬護送你進京了。

那時我亦入都問，路上奔馳照應便。果冒麗君成美事，真稱平地步青天。榮華富貴何須說，你就是，千歲夫人赫赫然。口吃山珍和海味，身穿霞帔與珠冠。高堂大廈隨心住，僕婦丫鬟立面前。多少風光說不盡，你須要，自家得意念貧寒。如其做了夫人位，千歲之前進美言。念我龐門收養久，賞些銀，經營資本與盤纏。哥哥若得成家業，也不枉，為妹同謀這一番。龐福講完前後話，時間打動女婢媧。春風半起桃腮上，喜色微生柳葉邊。暗暗沉吟三兩次，算來是個好機緣。奴家薄命亡親早，過繼龐家及數年。不幸姑娘重去世，近來孤苦受熬煎。婚姻未定深堪慮，知道他時是怎般。靠著表兄和表嫂，也無非，賣力侍妾與丫鬟。奴雖不算官家秀，生長儒門一脈間。貌亦可觀才可取，癡心望個好姻緣。如其草草完婚嫁，路飄雲，情願為尼入了庵。

咳！我想表兄的主意，卻也打點得不差。

奴若稱為孟麗君，隨機應變可調停。到京得入親王府，就是金章紫誥人。那其間，錦帳春光香閣暖；那其間，珠簾曙色畫堂深。風流王子為夫主，千稱心來萬稱心。在此料來無好處，不如去冒孟千金。

咳！我路飄雲若是僥倖，這一來就是千歲夫人了。

佳人當下啟櫻桃，低喚哥哥主意高。恐妹命孤無福分，不能平地步青霄。如其僥倖身榮貴，兄長之恩豈敢拋。

咳！哥哥，奴只怕畫虎不成反類其犬。

龐福聞言笑滿腮，連呼妹子好癡呆。只消說得情由合，怕什麼，孟府千金充不來。你既肯行我就去，快須整備莫遲挨。待吾去顧青圍轎，好向官衙裡面抬。發到公堂休害怕，冒言相答接回來。

啊，妹子，如若問你從何至此，你說當初逃出雲南，行到貴州地面，遇見一個坐館的秀士，收為義子。後來帶到家中，被繼母看出破綻，方才復了女裝。因路秀才夫婦相繼亡故，有嫁在龐家的姑娘好生看顧，又收做了螟蛉。若問帶出來的那個丫頭那裡去了，你就向他說，因繼父家中窮苦，住不上數月便私自逃走了，不知她歸於何處。再問你皇甫門中的事件，不消說就是我們湖廣本地的勾當，你已知道了。只須口似懸河，滔滔不斷直講就是了。

龐福言完喜氣揚，相催妹子快梳妝。飛身出了街間去，催轎來抬好意忙。毛氏霎時回過臉，嘻嘻癡笑叫姑娘。今為千歲夫人了，你就要，寶馬香車出武昌。

啊唷，好啊！我說姑娘似有些福相的，果然要做千歲夫人了。

言訖含歡一把拉，姑娘叫得亂如麻。快將鬢髮梳妝好，換件衣裳戴朵花。路女進房臨小鏡，眼觀容貌亦私誇。

咳！不知我路飄雲的容貌，與真正孟麗君何如？

心內沉思就整環，飄雲挽髻貫銀簪。一些花朵俱無戴，單了件，玄色披風是薄棉。完畢消停房內坐，早聞僮到小魚軒。貪榮龐

福真高興，大步飛來進客堂。喘喘吁吁呼妹子，快些就此去當官。飄雲萬福辭將嫂，款動盈盈三寸蓮。白板扉前乘小轎，人夫抬起走如煙。後邊跟著貪心漢，憂喜相交碌碌然。來往行人齊察問，低頭只是不語言。一臨知縣衙門首，報上琴堂七品官。

話說龐福把妹子抬到知縣衙前，自己大膽叫道：相煩通報老爺一聲，說我雜貨店龐福送孟小姐到了。那門上人喜得跳將起來，飛擊雲板傳稟。

一聲吆喝擊雲梆，知縣廉爺坐了堂。報名先傳龐福進，跪於階下問端詳。

啊，龐福，你送孟小姐到了麼？正是，小人現送孟千金在此。既如此，你把收留的始末詳細講上來。是，老爺容稟：小人有個母舅路秀才，名喚子友，是通城縣人氏。只因家貧到貴州地方坐館，收留了一個乾兒。後來被小人的舅母看出破綻，不料竟是個女扮男裝的，遂充作繼女。又因小人母舅夫妻亡故，爹娘把她收留到家。這三年間，也不知就是孟家小姐。今日小人看了告示，回家說起，她方吐露出來，叫小人跪堂投稟。這是前後的事情，老爺台前小人不敢說謊。

知縣聽完大喜欣，叫聲站著候調停。三班衙役休輕慢，快接那，孟府千金入正門。一命下時齊應諾，外邊迎接路飄雲。淡裝雅麗翩翩袖，纖步輕盈蕩蕩裙。臉映蕪蓉眉映柳，眼含秋水口含櫻。端然走到丹墀下，似玉如花一美人。知縣廉爺心暗贊，無疑正是孟千金。忙出外，急抬身，整整烏紗向外迎。請入堂中先遜座，含歡欠體問衷情。下官奉旨擔千係，要訪那，千歲夫人送上京。但恐內中生詐冒，乞將來歷說分明。飄雲見問從前事，也不慌來也不驚。就把表兄相囑語，從容應答縣尊聞。廉爺聽罷心歡喜，復又含春問一聲。

啊唷，妙呀！小姐是真正孟千金了，但不知那個同行的侍女可曾帶來麼？啊縣尊，奴家起身時，原帶一個小婢榮蘭同走，只因她嫌繼父路秀才窮困，竟於一日晚間逃出路家去了。奴恐此事聲張，也不敢四方追覓。啊呀原來如此，請問貴千金，為什麼皇甫公子重興家業，復立門楣，小姐竟還不出頭，藏身於寒門之下？咳！縣尊，奴家是忠孝王的原配，他既置之不問，我豈肯自己出頭？是呀，千金的高見不差。

知縣廉爺喜氣高，深深欠體又彎腰。千金且請回龐處，明日當排車馬臨。待等上台知道了，那時護送進皇朝。於是龐福心驚喜，叩首連連道事苗。

老爺呀，小人是送孟小姐進京的，望祈恩准。

廉爺堂上說該應，你是收留送到人。萬歲朝中還有賞，黃金宮緞許多珍。可同孟府千金轉，明日裡，打點齊時就動身。知縣說完呼備轎，飄雲立起便辭行。心內悅，意中歡，換了乘，銀頂魚軒出正門。知縣下階親自送，連連惟道屈千金。路娘轎裡多歡悅，龐福跟隨不暫停。一至柴扉人擁塞，七言八語亂紛紛。只因原是螟蛉女，鄰居也，不敢揚言假麗君。當下飄雲歸屋內，表兄表嫂極趨承。姑娘妹子丟開了，口口聲聲叫貴人。龐福於時忙料理，自家結束備鋪陳。相煩妻舅名毛大，代管家中與店門。叮囑婦人休外出，照看兒女要當心。飄雲也是親收拾，著疊衣裳及布裙。慢表這邊慌促事，且談知縣要詳聞。

話說廉知縣隨即詳聞上司，那督撫發下二十名護送排軍，著該縣速備轎馬，就於次日相送入京。這江夏縣奉承千歲夫人，因見她穿著舊衣，就在自己內衙中選了一套錦裙繡襖，幾件金珠首飾，用朱漆盒盛了，呼衙役送到龐福家來。又備下香車寶轎，一切應用的東西，只等次日黎明，自己親身候送。

廉爺整備甚風光，趨奉當朝忠孝王。一到次朝冠帶畢，過家坐轎出公堂。帶同二十排軍等，都向龐門接路娘。執事排開威凜凜，鑼聲敲過響噹噹。前邊抬著紗窗轎，要送夫人上帝邦。

話說廉知縣一到龐家，便差衙役上前叫聲：本縣主老爺已備轎馬在此，請千歲夫人起行。那龐福急得趕出趕進，催促著妹子快梳妝。

飄雲窗下就更衣，錦簇花團五色飛。頃刻變成官宦女，姿容態度倍流離。行裝已發辭其嫂，毛氏無悲假作啼。拉過一班兒女拜，華堂之下跪齊齊。飄雲倒覺心酸痛，拔下了，首飾金珠分給些。別過方才移步出，有一個，老媽走進笑嘻嘻。

啊，千歲夫人，我是本縣老爺差來服侍夫人，一路上京去的。

言罷相扶出屋中，眼觀花貌笑融融。飄雲低首移蓮步，彩袖微抬粉面紅。走出柴門登了轎，排軍伺候立西東。旁邊閃過廉知縣，舉手深深打一躬。

啊，千歲夫人，卑縣預備不週，望乞海涵恕罪。

飄雲在半內抬身，含笑欠身謝縣尊。寶轎起時威凜凜，排軍簇擁二三層。後邊龐福騎飛馬，押著行李動了身。湖廣督憲和撫院，俱皆拜本上都京。差官荷表登途路，奏的是，送到雲南孟麗君。按下這邊行道客，提將別處出場人。

話說朝廷的上諭，二月十一日到了雲南。那督撫等又是一番好忙，立刻張告示曉諭官宦百姓：如若收留送到者，御賜宮緞二十端，黃金十二錠。如有知風報信者，官給賞銀一百兩。這幾處的告示貼將出去，真正是：

搖動雲海瀛石中，軍民仕宦亂哄哄。街頭巷口人成隊，傳遍新聞內外通。富貴動心真不假，引出了，昆明縣裡一財翁。

話說雲南府昆明縣內，有一個富翁姓名項隆，字稱寶敘。娶妻洪氏已故幾年，還有幾房姬妾，共生四男三女。長男項祝華是正妻所生，捐補山東泰安州通判，已帶妻女赴任。長女次女亦皆正出，那長女已經出嫁，其次女尚在閨中。

芳名叫作項南金，正值嬌嬌十八春。生長綺羅豪富室，由來情性傲三分。已曾受過羅家聘，二八原思要舉姻。全副嫁妝多備下，尋得個，房頭他是孟家人。

話說項南金將及出閣，尋了一房僕婦，男子名喚侯五，婦人就做侯五嫂，是從孟府出來的。只因同伴中不和，時刻在夫人面前挑唇弄舌。小姐在家時，倒替她分解分解，說句公道言語。後來出去了，夫人漸漸聽信那班人的言語，十分不喜起來。

她一相辭出孟衙，雙身投到富翁家。初時見了南金女，侯五嫂，趨奉之中又帶誇。說像孟家賢小姐，一般齊整美豐華。

這個項南金原有幾分相像孟麗君的面貌，侯五嫂要奉承於她，就說到十分起來。南金聽了就把這句話放在心中。不期好事多磨折，緣為那羅氏郎君，原已有病，父母要與他沖喜，所以到項處催親。

這邊性急備妝奩，只等良辰結好緣。哪曉一時凶信到，只因病重已歸泉。金龍衝散鴛鴦鳥，寶劍平分並蒂蓮。人既亡時還了聘，少不得，消停再配美姻緣。南金小姐芳心痛，珠淚凝腮掩玉顏。脂粉不施花不戴，立志要，縞衣素服守三年。待其心志成全了，那時節，再了終身在父專。員外自來多愛女，依她說話自熬煎。嬌娥為此還無配，姻眷遲於二八間。五嫂也貪她處富，安心服侍女嬋娟。更其雅淡渾身素，只把天青月白穿。想那孟家孟小姐，就與那，南金在室每常談。

卻說侯五娘見南金淡裝守節，就對她道：想當初孟小姐初聞皇甫公子家中之變，也像小姐一般的，再不肯穿顏色衣裳。項南金聽了，就把孟麗君當了自家的知己，經日的盤問起孟家前後事情來。侯五嫂也頗識幾個字，就將奪袍以後的事情，連孟小姐的真容和詩句，都對南金講了。

項家嬌女聽其詳，灑淚長吁亦感傷。愛慕孟家賢小姐，時時吟誦這詩章。念其髻換烏紗處，自愧才疏難改裝。只待三年完願後，由從親命適才郎。項公還有諸男女，卻是俱皆出庶房。根腳表明談眼下，要提告示貼城廂。

話說雲南府這一張告示貼出，就有人傳到項翁耳內。這員外自家高興，騎著一匹高大青驢子，帶了四個清秀童子，出去遊戲觀瞻。

揚鞭入市喜滔滔，時值春天淑景饒。繞經桃花紅雨露，臨溪楊柳碧煙飄。閒遊走到繁華處，就向新張告示瞧。看到細詳心忽動，垂鞭無語皺眉梢。

呀且住，我想一個宦家的小姐，不出閨門，不知深淺，哪裡走得來道路崎嶇？

這位千金孟麗君，多應已做異鄉魂。幾年毫不通消息，聖旨傳來亦在尋。此刻誰家生好女，要圖富貴得其名。到京就得夫人

做，嫁了王親大府門。

啊唷，不錯呀！我家南金次女倒是可以冒名的。況且侯家說小姐的面貌竟是相同孟千金一般。

如此言來亦可商，其家之事亦知詳。冒名到得京都內，我女兒，就嫁東平忠孝王。只說麗君求借宿，曾為師傅教諸郎。後來說破裙釵女，遂繼螟蛉在內房。上諭到滇難隱味，故而進獻帝王邦。這般幾句言和語，正大光明有甚妨？忠孝王爺真顯貴，就在我，項家門內作東床。那時祝華為通判，也可以，步步高升借彼光。細思起來充得去，回家快與女商量。項翁主意安排定，帶轉青驢急更忙。一到門前人接著，自家飛步繞廳廊。

話說項寶敘存了冒名的主意，一到家中，就走到小姐房內來。

只見面容脈脈然，托腮側坐綠窗前。兩名侍女東西立，獻茗添香書正閒。一見父來忙起接，輕籠袖半移蓮。項翁坐下慙慙說，與你商量密事端。我想嬌兒年已長，消停不久要成全。兩年過去何須守，也算心中大願完。今有巧逢機會在，共兒一講若是言。

啊，嬌兒，有一位玉葉金枝貴人，你要嫁他不要？

南金見語動芳心，粉面微紅問一聲。父有所商須直講，金枝玉葉是何人？項翁大喜慌忙述，始末根由細表明。連叫女兒如肯去，目今就得嫁王親。

啊女兒，那孟家的事情，你已是知道了的，怎麼問，怎麼答。再有不知的，盤詰盤詰侯五的媳婦兒，就明白了。如問我，只說三年前有個少年帶著一個書童，到我家來投宿。問他做什麼的，回說家下苦寒，托人薦館。我就留他教兒子唸書。後來孩兒們看出形跡，每每七言八語。我去盤問起來，才吐出風聲，承認了是孟家小姐，那時候就叫她改了女裝，當作螟蛉繼女。今聞上諭到來，所以收留送到。

這般話說更何疑，必送驕兒上帝京。千歲夫人非小可，一生富貴與天齊。南金見說芳心動，素袖雙籠立起軀。

啊，爹爹，這等說來，送女兒去冒名也還容易。

侯家曾說我容形，與那位，孟府千金像一般。貌即同時充得去，只惟缺少婢榮蘭。南金方始言於此，忽見那，五嫂飛跑進裡邊。

話說侯五嫂在窗外聽得明白，如飛似地跑進房來道：小姐小姐，你若充了孟千金，真正像得權的了。項南金笑著道：侯家，我真個像麼？五嫂說：像！像！員外皺眉道：怎麼處？可惜了沒有榮蘭。侯五嫂看定一個女鬟，亂叫道：哪哪哪，老太爺，這裡秋素姐充不得麼？正有些像榮蘭的。項員外連聲道好，又囑咐秋素許多說話。

回身扯住女兒言，快快梳妝去見官。我去叫人相備轎，為父的，送兒就入縣衙間。南金見說微微笑，手搭香幾叫父親。

呀，爹爹說得好笑，即叫女兒冒了孟家小姐，豈肯輕易到公堂？

父親你自到官衙，稟報了，孟府千金在我家。知縣必然親至此，那時候，孩兒廳上見於他。官門體統須當要，哪有個，抬到昆明縣裡衙？小姐言完笑微微，項翁鼓掌大聲誇。

啊唷，不錯呀！這就是個大家小姐的行為。我就去稟報，你快些打扮起來。

員外如飛出繡房，南金坐下自思量。奴家雖欲守三年，少不得，總要他處另適郎。再若重婚愚俗子，何如此日嫁親王。榮華富貴多休表，這一個千歲夫人就異常。

咳！我們這等人家，也不過嫁個豪富罷了，哪裡還想到這些好處呀？

今日充將孟麗君，真稱平地步青雲。到都如若更無變，就共皇親結好姻。員外女兒通判妹，竟為千歲一夫人。那時可謂光輝矣，比嫁羅家強萬分。

咳！只是冒孟千金的芳名，又僭了孟千金的大位，心內倒有些過意不去。

南金小姐為嗟吁，即便抬身換件衣。月白布衫玄色罩，紫羅裙子帶雙飛。一邊重照菱花鏡，看了芳容也自奇。

咳！真正怪事，奴怎麼像起孟小姐來？

難道真容竟一般，她可無福我多緣。冒名奪卻夫人位，輾轉思來實不安。小姐於時房內坐，相同五嫂共言談。

話說項南金坐在房內面，向侯五嫂問明了孟家多少人口，並一個個的面貌。侯五嫂初時尚不肯說，南金拔下一枝嵌寶珠釵與她，方才一一實講。正言間，那些姨娘們也知風來問，亂哄哄鬧成一處。

不說南金說項翁，飛騎親到縣衙中。忙似箭，急如風，見了琴堂訴始終。知縣安爺心大悅，一聲命下不從容。

啊，外廂看轎，待本縣親自去請見孟家小姐。

階前答應喊聲高，知縣抬身就著袍。坐上一乘銀頂轎，大排執事走滔滔。青傘罩，彩旗飄，兩面銅鑼開道敲。來往之人各駭異，交頭接耳語還瞧。項翁員外多高興，打三鞭，隨著琴堂放馬跑。

話說安知縣一到項家廳前下轎，項寶敘忙請安爺坐下，自己入內來見女兒。

半晌忙忙出外雲，孟家小姐已臨廳。昆明知縣躬身立，只見屏門閃玉人。金線壓邊玄色襖，翠綺垂帶紫羅裙。嬌滴滴，兩腮紅泛桃花色；細彎彎，二眉青分柳葉痕。雅麗端莊兼緩款，看來正是大家人。後隨一個青衣婢，目秀眉青已長成。約略年華將二九，身材雄壯不輕盈。琴堂觀罷忙施禮，那小姐，雙袖微籠答禮深。見畢齊齊歸了座，安爺啟口孟千金。如何許久無音信？怎樣多時在項門？女扮男裝攜一婢，榮蘭她在何方存？安爺恐有其中假，故此的，拔樹搜根要問明。哪曉南金知得細，了無慌促了無驚。花容伴作淒涼色，燕語虛為慘切聲。問一句時回十句，說得來，咬釘嚼鐵萬分真。又將玉手拉秋素，道是榮蘭婢一名。知縣安爺心大悅，深深欠體叫千金。

啊唷，好極了，小縣立刻詳聞上憲，備轎馬送貴千金明日起身便了。南金道：多謝縣尊。安爺道：小姐說哪裡話來？昆明縣當得伺候。

安爺道罷整烏紗，相別千金要回衙。員外項翁真快活，又驚又喜面添花。慌忙垂手當先道，望老爺，多叫婦人多叫車。有點裝奩陪小姐，要行攜帶進京華。昆明縣令稱知道，上轎鳴鑼出項家。員外送將離了舍，回身來看女嬌娃。

話說項寶敘轉身入內，只見眾姨娘都來看南金問話。侯五嫂亂叫道：老太爺，我夫妻是跟著小姐去的。員外道：這個自然，我還要跟送哩。於是項家十分忙亂，把前時預備的妝奩，一件件收拾起來。那些桌椅之類是攜帶不得的，只把金銀器皿，首飾衣裳，裝載了廿四個箱子。這項南金也曾讀過書史，無非能詩而不精。當下因恐到京時要考驗方學起來，便於應對。就收拾了一包袱的古詩書史，整備在途中轎內記覽記覽。

是晚諸姨設酒筵，餞行員外女婢媧。紛紛打點多停當，只等來朝要出滇。按下南金家內事，且提縣主署中緣。難緩款，不遲延，立刻詳聞督撫前。

話說昆明縣詳聞了上司，那雲南的總督撫院立刻點了二十名精壯排軍，並著該縣整備轎馬，護送千歲夫人入京。

昆明知縣好匆忙，一到黎明便坐堂。先發五車臨項宅，又帶了，排軍二十送紅裝。自家坐轎門前候，整備著，千歲夫人上帝邦。項氏南金梳洗畢，渾身打扮作新妝。錦裝繡裏離香閣，翠繞珠圍到內堂。別了諸姨和弟妹，登軒立刻出門牆。昆明知縣垂袍袖，搶步當先把禮行。

啊，千歲夫人！小縣安朝爵侯送。呀，有勞台駕，請縣尊回衙。